

临沂文史资料

第三輯

政协山东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临沂县委员会

目 录

陈军长赐见郝逆鹏举谈话记·····	张 剑 (1)
郝鹏举的起义与叛变·····	魏兆营整理 (5)
忆李澄之同志·····	隋灵璧 (10)
清末民初的革命志士李小岩先生·····	郑敬之 (18)
抗日战争中的沐水县·····	刘淮源整理 (21)
我所知道的四十军·····	田玉峰 (34)
忆四十军在我县的抗战·····	田玉峰 (48)
五十九军在临沂的抗战经过·····	顾相贞 (53)
我所知道的何思源·····	何芳艺 (64)
张里元在鲁南的十年·····	宋振华 唐毓光 唐士文 (87)
日本宪兵队的内幕·····	唐毓光整理 (106)
琅琊颜氏家族与颜真卿·····	王汝涛 刘家骥 (118)
琅琊旧事新谈之二·····	郑 邑 (128)
辛亥革命后的临沂匪情概略·····	宋振华 郑 慎 (136)
文史小品——澡塘小史·····	甄 心 (144)

陈军长赐见郝逆鹏举谈话记

张 剑

背叛人民的郝逆鹏举，于二月十三日被押解至临沂附近某村，要求谒见新四军军长陈毅将军，陈将军仍以宽大态度赐予接谈。记者在旁参加，兹将谈话经过报道如下：

郝鹏举见着陈军长，即说：“万分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军长，今天能见军长一面，虽死无憾，不知军长能原谅我吗？”

陈军长答：“请坐下慢慢谈。”

郝此时手足无所措。感愧交集，眼泪夺眶而出。

陈军长问：“你到过徐州，见着陈诚吗？”

郝：“到过徐州，见着陈诚，只谈了两小时。”

陈：“你见过蒋介石吗？”

郝：“没有。”

陈：“你与陈诚谈什么？”

郝：“谈战局，薛岳亦在座。”

陈：“陈、薛（按即指陈诚、薛岳）对战局的意见怎样？”

郝：“陈诚说山东会战是国军成败关键，要我率部参加。”

陈：“他们有信心吗？”

郝：“我看他们信心是不够的，因为他们采取稳打稳进的办法，各路部队均怕侧翼暴露和后路被切断，且半年来失败太多，故均无信心，而且都知道即使进了临沂，仍不能解决问题。”

陈：“难道要你出任鲁南绥靖司令，你反有信心？”

郝长声叹气：“唉！陈诚向我说，四十二集团军番号

仅系一个号召，因为国军战区及集团军番号均已取消，要我以后只用鲁南绥靖分区司令的名义指挥，我便知道上了当，不过是要我以一个懦弱部队死在鲁南。我要求后调整训，他们不答应，我不便多提。”

陈：“陈、薛对你们部队的补充如何？”

郝又长叹气回答：“我二十九当天（按系一月二十九日即郝叛变后第三天）由徐州经海州返部后，一、部队不准进驻海州城，二、立即奉命接防白塔埠，并担任‘进剿’任务，三、部队未领到经费，仅有段茂霖（按系蒋五十七师师长，现率预四旅驻海州地区）暂借一部分，又不够用，且取款手续太烦，领不到款改领军米，又论包不论斤，实际每包一百三四十斤，但仍按二百斤算，所以部队吃不饱，吃烟、穿鞋更谈不到。想到一年来在解放区衣食毫无顾虑，样样满足，领款手续简便，且待遇较新四军、八路军部队为更好，比之国民党待我真有天壤之别。所以部队将士均不满意我投蒋行为。到二月六日晚发生情况时（按即人民解放军讨伐郝逆时），部队便迅速放下武器，诸葛亮所说攻心为上战略，我这一回算是亲身领受。”

陈：“那么为什么你要投蒋呢？”

郝悔恨叹气：“由于我立场不稳，上了蒋介石政治诱惑的当呀。”

陈：“你说是被骗投蒋，为何又枪杀我派去的几名联络人员，为什么不完全送回？”

郝：“这完全是我受部下少数坏分子的劫持，企图以此向蒋、陈报功，这是我的罪过，我不能约束部下，当投蒋前后数日内，我受良心责备，十分痛苦，真如古人所说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总之，一切由我负责，政治上已到了无法拯救的地步，军长给我任何处分，我都接受。”

陈军长态度很温和：“你讲完了你的意见，我在这里可以告诉你数点：第一、去年六月以前，我们是想以民主自觉

的原则说服你们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建军经验，把你们这一支旧式部队改造成为一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武装，无奈百般说服劝导，你们都不能接受，到了去年六月以后，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逆谋已露，自卫战已不能避免，我知道你们部队改造已无希望，中共中央来电要我你们的部队采取一贯的宽大政策，即不用武力强迫改造，我为了忠实执行中共中央对起义部队‘来则欢迎，去则欢送’的民主自愿的政策，故把你们部队由解放区中心区调到东海边境，这你很明白是让你们自己选择自己的前途，假如要用武力解决你们或者要保留你们，是毫不困难的，让你们开到边境，且于开到边境之后各种待遇不变。这个意思很清楚、很明白，而且非常大度优容、公正无私。到今天我看你们部队任何人不能否认这一点。”

郝频频点头说：“无论是解放区党政军民、无论是中共中央和军长个人，一贯对我们是爱护的，这是事实。”

陈：“那么为什么你投蒋后却说中共监视你们很严？又说我方无控制能力、故你们能安全投蒋？这是什么意思？”

郝：“那是中央社广播的造谣。”

陈：“到了去年九月两淮失守前后，蒋、薛与你们勾结我屡有所闻，且知道得很清楚，我又派人、又写信、又用电报，屡次劝告你们不要丧失人格、背叛人民，我对于你们更是万分优容，不咎既往。到了今年一月中，你们擅自将部队南调，开至海州城下，我知道你们与蒋、薛的密谋又起，又立即劝告你们应站在人民方面方有出路，投蒋不过替蒋介石增加一个独裁的殉葬品，你们仍毫不觉悟。我知道已无希望，但仍然申言只要你们不公开投蒋，我绝不以一兵一卒相加，不意你们最后竟寻死路，公开背叛人民，公开投降人民公敌蒋介石，这于解放区并无甚么损失，故我们并不重视你投蒋的事。但是即使到这个时候，我仍然在最后一分钟下了一道警告给你，要你们部队迅速远离内战战场，不要向解放区进

攻，但你们更不听话，敢于在二月初即参加前线进攻，我这时才派部队迎击，一昼夜即捉你过来。我这里明白告诉你：对于你们拖走部队是料定了的，对于拖走后如敢反噬定可迅速缉拿归案惩办也是早料定了的；我又可以告诉你，对于你们拖走部队时，竟捕杀我派去的联络人员，则出乎我之意料，因为我不料人之无良心到了这种地步！”

郝俯首点头顿足叹息作答：“对于临走枪杀军长派来之联络员一事，完全是禽兽行为，本人知道，是我部下干的，我不能控制部下，罪该万死。”

陈：“从你叛变到被俘，前后仅十一日，这证明了干民主事业的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凡投机取巧必致身败名裂，最后难逃人民的惩罚，你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示范，这是第一；又证明了一支旧式的军阀部队不经过彻底改造，绝不能担负伟大的民主斗争任务，这是第二；又从事实上证明从美帝国主义到蒋介石到陈诚、薛岳等人惨败之余，转而求之于你郝鹏举去参加，你们之间的关系太丑恶了，因而力量更是腐朽了，故不堪一击，又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基于正义和爱国自卫，故名正言顺，力量伟大，一出手你们就纷纷落马，这是第三。以上这些教训，对于任何人都有用处，恐怕对美蒋及你作用最大。”

“目前你既然到了此地，一切应由人民处理。还能够保全、能够宽恕的地方，人民定可准予考虑。不过你作的事太坏，对不起人民，太违反人情，再次背叛国家民族，罪恶实在太在，要看人民是否能宽恕你。我立刻派人送你到后方去，听后发落好了。”

陈军长谈话至此，即令退，郝俯首辞出。连呼：“一切由我负责，我太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中共，对不起军长！……”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新华社鲁南电）

郝鹏举的起义与叛变

郝鹏举是国民党军队的反动军官，抗日战争时期，投靠大汉奸汪精卫，充当伪淮海省省长，盘踞在徐海一带，为虎作伥、残害百姓、作恶多端。曾指定一些汉奸文人作“郝鹏举论”，奴颜卑膝地宣称对日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立志要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效劳。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郝鹏举摇身一变，又成了蒋介石23集团军第六路军司令，仍驻徐州，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财，祸害百姓。1946年1月初，国民党反动派于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前夕，为抢占胜利果实，增加与我谈判资本，纠集23集团军郝鹏举、陈大庆、翁文庆等部共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分兵三路北犯我解放区，侵占我从敌伪手中解放之韩庄、贾汪等地。我军相忍为国，步步退让，并向进攻之蒋军官兵进行劝告，希望他们以国内和平、民主、团结为重，拒绝内战命令。我军派敌工部长朱克靖、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与郝鹏举接触，阐明我党反对内战、拥护民主的政治主张，分析郝当时的处境。陈述“战”、“和”于郝之利弊，多方面做郝部的工作。郝一方面惧怕解放区军民的力量，另一方面知道自己不是蒋的嫡系，怕以后被蒋吃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率所属全体官兵2万多人于1946年1月9日在台儿庄前线起义，拒绝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匪”命令，停止对解放区的进攻，由全体将士公议正名为“中国民主联军”，公推郝鹏举为总司令。并发表“中国民主联军退出内战、拥护民主的宣言”。我山东解放区军民，出于实现国内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热烈欢迎郝鹏举的这一行动，不念旧恶，欢迎郝鹏举部队进驻解放区。1946年9月19日新四军把它编为华东民主联军，郝鹏举任华东民主联军司令，司令部驻班庄。

郝鹏举率部起义，在当时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一是表示他抛弃了蒋介石反人民、卖国家的死路，走上为人民、爱国家的光明大道；二是对过去和当时还留在蒋介石反动派阵营内，对蒋以及自己的前途怀有幻想，而又不愿随蒋介石一同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杂牌军队，至少起到了暮鼓晨钟的作用。这一行动，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无疑是当头一棒。对人民是一个大好的喜讯。在当时对华东、对全国均有很大震动。陈毅同志、刘伯承同志、叶剑英同志、朱德同志都先后致电，对郝鹏举弃暗投明的正义行动表示祝贺。山东解放区人民对郝的行动也表示热烈地欢迎。

我解放区军民对其在政治上极力进行争取教育，在物质上给以最大的照顾——我军吃粗粮却尽力给他们细米白面，民主联军多数官兵深受感动，曾与我地方民兵配合，打击向我解放区侵袭的敌人。

但是，民主联军乃是一支未经改造的队伍，其上层人物如司令郝鹏举、副司令毕树文仍然很反动，极力排斥我党对其队伍的改造。1946年6月，我军想以民主自觉的原则，说服郝鹏举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建军经验，把这一支旧式部队改造成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武装，虽百般劝导，郝等拒不接受，只好作罢。到了六月之后，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逆谋已露，自卫战已不能避免，对郝部的改造更加困难。中共中央电示陈毅军长，对郝部要采取一贯的宽大政策，不用武力改造，陈毅军长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对郝部抱“来则欢迎，去则欢送”的民主自愿原则，并把他们从解放区中心——莒县，调到赣榆县班庄、欢墩埠驻防。郝部许多军官恶习难改，部队纪律败坏，极端仇视翻身农民，对我解放区多有侵扰。但我解放区军民以大局为重，极力忍让，希望他们能踏上光明前途，共同战斗，粉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

郝鹏举反共反人民的本性难改，在起义一周年之后，又投蒋叛变，走上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对于郝鹏举的起义，蒋介石十分恼火，但他并不死心。他深知郝鹏举是个“有奶便是娘，见利就上前”的人物，便先以密书密使，继之以飞机撒传单，封官许愿，极尽利诱威胁之能事。总想让郝鹏举见利上钩，以拉拢郝重跨蒋记战车而后快。1946年9月两淮失守前后，郝即与蒋介石、薛岳秘密接触。但是郝鹏举亦不愧为玩弄阴谋诡计之老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先是公开密书，驱逐密使，后于1946年8月10日向全国发表“反独裁、反内战”通电。郝鹏举如此一举，意在两得：一是骂蒋介石反内战伪装进步，欺世以盗名；二是扩大影响，提高身价，加大讨价筹码。1947年1月9日，郝鹏举趁纪念起义一周年之机，大吹大擂，又是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又是对外发电报，又是对下发表演说，口口声声反对内战，拥护民主。并将部队向海州一带移动，扬言要“包打海州”。但是，暗里却派亲信到徐州找陈诚密谈，后郝鹏举又亲自去徐州与陈诚密谈，到南京向蒋介石投靠。郝以反共反人民为条件，与蒋介石搞秘密政治交易。蒋介石委任郝为42集团军司令，兼鲁南绥靖区司令官。郝以为捞到了金条，便于1947年1月27日公开叛变，先将我军代表朱克靖逮捕杀害，向蒋表白与共产党决裂之决心。郝鹏举叛变后，朱克靖临危不惧，怒斥郝的无耻行径，被杀害前留下诗句：

一棵为民心，万古终不眠。

壮士非无泪，不为断头流。

一心为党国，一死何足愁。

这诗句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郝部叛变后占领东海县石榴、牛山、驼峰、鲁兰、白塔等地。又扣留东海县东部开会的区干部40多名。郝鹏举于1月9日还发表文章，高唱反对内战，时间仅隔十几天，却腔调大变，肆意污蔑我党政策，悍然向我解放区进攻。

郝鹏举的叛变，我党我军早有觉察，1946年9月，

郝与蒋暗中勾结时，我军便知，陈毅同志派人、写信、发电报，再三劝告郝不要丧失人格，背叛人民。1947年1月，郝擅自将部队南调，开至海州城下，我军便知郝与蒋密谋又起，陈军长又立即劝告他，应站在人民方面才有出路，投蒋不过替蒋介石增加一个独裁殉葬品，但郝仍毫不觉悟，陈军长明知劝郝已无希望，还是申言，只要郝不公开投降，我军决不以一兵一卒相加，不料郝最后竟寻死路，公开背叛人民，公开投降人民公敌蒋介石，这对解放区并无什么损失。陈军长在最后一分钟还下了一道警告给郝，要郝部迅速远离内战战场，不要向解放区进攻，我党对郝做到了仁至义尽。只是为了防备郝部的破坏活动，才派华东第二纵队进入东海一带，注视郝部动向。郝叛变六、七天后，公然向解放区进攻。我军民忍无可忍，于1947年2月6日晚12时，在白塔埠周围地区发起自卫还击，一举消灭了石榴、驼峰、鲁兰等地的叛军。最后只剩郝鹏举司令部所在地——白塔埠。郝以三个团的兵力，疯狂地抵抗，我解放军从南面和东南面两面包抄，越过二百米的开阔地，以排山倒海之势压进村庄，郝见势不妙，急忙组织力量，企图从东南面突围，被我军拦腰斩断。一部分溃不成军，被我军击毙、生俘，另一部分狼狈逃回，叛军官兵对郝不满，不愿为郝卖命，纷纷缴械。郝见大势已去，慌忙换上便衣准备逃跑，但驻处四周被我军围得风雨不透，插翅难飞，只得命令停火，派人交涉投降。我军彭营长率领战士，走进郝所在屋子，义正辞严地命令他投降，郝当即下了缴械投降的命令，于是，蒋介石第42集团军司令部从此勾销，鲁南绥靖区司令官成了人民的囚徒。讨郝战斗胜利结束，歼敌6000余人，活捉郝鹏举。

郝被俘之后，于2月13日被押解到临沂县前河湾村，要求谒见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陈毅军长仍以宽大为怀，赐予接谈。陈毅军长传讯了他，严辞斥责了他背信弃义自绝于人民的无耻罪行，并写了“示郝鹏举”诗一首：“教尔作人

不作人，教尔不苟竟狗苟。而今俯首尔就擒，仍自教尔分人狗！”1947年4月蒋军对我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鲁东南地区机关向渤海地区撤退，郝鹏举被押随行，过小清河时，遇蒋机轰炸，郝乘机逃跑，被我警卫人员击毙。

（魏兆菡整理）

忆李澄之同志

隋 灵 璧

在那令人压抑的哀乐声中，组织上把一面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郑重地覆盖在李澄之同志的遗体上，这是党公开了他的党员身份。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我感到无比自豪和极大宽慰。

澄之是在党的长期教育下，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几十年来，他为革命，为真理忠心耿耿，孜孜以求。他的一生，是奋发向上、永远前进的一生。

※

※

※

澄之原名李澄，字若秋，在北师大学习时改为澄之。他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九日出生于临沂城内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

澄之的父亲叫李光仪，字小岩，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曾参加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日本遣送回国，澄之在父亲的教育下，从小就树立了反对帝制的民主思想。在清王朝还未覆灭的年代，他就不蓄发，不留辫子。虽然当时有人嘲笑他为“李秃子”，但他全然不顾。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期间，澄之正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他作为济南请愿和谈判代表之一，积极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签字的斗争。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澄之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了国民党。随后，就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利用关系，掩护从法国

回到北平的陈毅同志。

“大沽口事件”发生，三月十八日，北京学生五千人，在李大钊同志等人领导下，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军阀段祺瑞令卫队枪杀爱国请愿群众。在北平师范大学上学的澄之积极参与了这一斗争，并被毙伤者压在底层，死难受伤同学的鲜血，染红了他的棉袍。

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他去武汉，当过政治学校教官、汉阳兵工厂党务特派员、国民革命军团党代表。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发生了“马日事变”，澄之被驱逐出武汉，几经周折，回到山东，任山东省（国民）党部常委。后因发表反蒋言论，被国民党撤职，并开除了他的党籍。

澄之离开国民党后，回到北平师大母校任教。在这期间，他约伙了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参加了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的扩大会议。

一九三〇年，阎冯反蒋失败后，澄之被学校解职。失业后生活无着，衣物典当殆尽，只得靠朋友接济维持。国民党CC系头子陈果夫为了瓦解反蒋势力，以江苏省的无锡、镇江等县县长之职为诱饵妄图拉拢他，遭到澄之的拒绝。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欲聘请他当省政府顾问，国民党元老丁维汾想委派他任青岛胶澳中学校长，他也一概拒绝。严酷的斗争使他认清了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坚决不与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败类为伍。

就在这时，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他取得了秘密联系，要他利用过去的社会关系，为党工作。为此，他又时常出入国民党军军长商震、北平市长秦德纯之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执行党组织分配给他的任务。同时，他还约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创办了“春秋书店”，经售进步书刊；又创办了“协化学校”，借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由于一名地下党员被捕叛变，株连到澄之，致使他也被捕入狱。他在狱中，泰然自若，关心难友，带头要求改善政治待遇。经过一番激烈

的斗争，取得了“犯人”能到院内放风、散步等自由。以后，他利用社会关系得以保释。他出狱后，继续按照党的指示，进行秘密工作。一九三五年，与于振瀛（上海地下党联络员）共同促使宋哲元反蒋抗日，并取得了宋哲元的支持，成立了冀察绥靖公署宣传处，以为宋哲元搜集日、伪、蒋情报为借口，为党搜集了各方面的大量情报。

同年，“一二·九”北平学生罢课游行，要求政府抗日，日本人竟然把坦克开到东交民巷巷口，威胁当时北平市长秦德纯，逼迫他出兵镇压学生。澄之见情势万分紧急，便挺身而出，跑到市政府面见秦德纯，以利害得失劝说他不要对学生进行武力镇压，不要重蹈段祺瑞枪杀学生的覆辙。他苦口婆心地对秦说：“你如果枪杀了爱国学生，蒋介石就会借爱护学生之名，向你们兴师问罪，借以达到他排斥异己的目的。”这一痛切有力的劝说，使秦德纯终未向学生开枪。

同时，澄之还针对秦德纯偏听偏信了北平的一些进步学生接受了苏联卢布的收买的澜言，对秦德纯说：“按照苏联的规定，他们的金卢布不许出口，而纸卢布我们又没有兑换机关，要它何用？这都是CC分子的谣言，不可轻信。北平学生的举动，纯属爱国行动。”从而，促使秦德纯改变了对进步学生的看法。澄之也借此机会，营救了一些被捕的学生。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澄之到武汉找到党，党派王梓木同志同他联系，并指派他返回山东，开展敌后抗日工作。他回到山东后，参加了鲁南抗敌工作团。以后又在中共山东分局指导下，组织发展了鲁南国民抗敌协会，收拢了一部分游击队，建立了抗日武装。

一九四一年秋冬之交，日寇以五万人的兵力，对我沂蒙山区根据地进行了铁壁合围的大“扫荡”，澄之和省政府机关一起，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不幸被敌所俘，押解到济南。当时，日寇把他视为重要人物，妄图引诱利用他。日寇逼迫他写材料，他坚决不写。以后，日寇又施用造谣诬蔑的

毒计，来离间党和澄之的关系。假借李澄之的影响，唆使其走狗伪装革命者，组织一些青年“研究马列”，并出版刊物、招摇撞骗。澄之看穿了敌人这一阴谋，毅然决然地声明与这个组织无关，并拒不和他们见面。从而击破了敌人的这一阴谋诡计。

在这期间，有人曾建议澄之外逃。脱离敌人的牢笼，是他日夜思谋的事，但考虑到未得与党联系，不能轻举妄动。后来利用敌人把他母亲从临沂弄到济南作为人质，妄图逼他就范的机会，取得对外联系，使党有了营救他的可能。经由我党泰山武工队将他救出，送往根据地。

时隔不久，根据地军民为澄清事实，曾在莒南县洙边村，召开了万人大会。在会上，几个在敌区受骗的青年，揭露了敌人污蔑澄之的阴谋，陈述了自己受骗的经过。肖华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当众宣布李澄之是清白的，在敌人面前没有屈服。澄之更加受到党和人民的爱护，他也更加坚定地党的事业积极工作。

一九四五年，他到达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后以顾问的身份，随周恩来副主席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去重庆工作。旧政协成立以后，他于沧白堂举行的群众大会上，不顾国民党特务的捣乱和殴打，积极宣传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人民翻身后的幸福生活。在重庆期间他毫不畏惧特务的严密监视，终日周旋在国民党人之间，以宣传我党的政策和解放区天翻地复的变化。与此同时，还到大学中，向一些倾向进步的师生作宣传演讲，身处虎穴，不计个人安危，在与国民党国务部长秦德纯见面时，将毛主席长征时写的诗词送给他看，《渔家傲》一词中的：“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那气势磅礴的诗句，使秦十分震惊，免死狐悲，由此，秦德纯似乎看到了自己终将失败的命运。

澄之一贯注重党的利益和服从组织需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谋求个人名利。澄之于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但由于党的需要他一直作为秘密党员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当时，我也是共产党员，但我们彼此都严格保密，从未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后来，当党组织允许我们夫妇可以相互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时，他才兴致勃勃的告诉我，他的入党仪式是在高粱地里举行的。后来，我们的独生女儿李大力也加入了共产党，但他从未向她吐露自己是共产党员，直到临终前，他才请求组织将他的党员身份公开。

建国后，党安排澄之担任山东省副省长，分管农林水利和体委，并兼作民革等统一战线工作。他听从党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组织上多次让他去外地休假，可他从未去过一次。有一次，他兴奋地对我说：“从现在做起还不算晚。”他还说：“我要把身体搞得壮壮的，为党和人民多做一点事，学习雷锋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他为了确实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拿到文件，常常彻夜不眠，反复阅读，深刻领会，对重要的章节都认认真真地摘录下来。到他去世时，家里光他的记录本就积存了一大木箱。

他自从分管农林水利工作后，常常说，农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自己应该竭尽全力把这一工作搞好。他谦虚好学，重视专业知识，如有一次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关于山东水利建设方面的发言后说：“从这次发言中，我感到自己的知识太贫乏，今后只有努力学习，从头做起，专心搞林业、水土保持和流域规划，兼及蚕桑”。从此，他致力研究业务，利用大部分时间阅读研究有关防汛、黄河治理等方面的资料，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为了从多方面借鉴农业生产经验，他博览了全省能够买到或借到的地方史志，当他看到《沂州府志》上关于兴修水利的记载，就高兴地向农林厅领导介绍，并把这本府志送给他们看。不久，临（沂）郯（城）一带，兴修水利，在涝洼地试种了水稻。澄之得知后，十分高兴。

为了摸清全省的水利情况，他不避寒暑，不分昼夜到各地视察，有时夜间行车，他坐在司机旁边，帮着看路。有一次，车行在断桥一端，他急令司机煞车，才避免了一次危险事故。有一次，在去沂水途中遇雪，他兴致勃勃地吟诗一首：“飞雪迎车灯，夜幕遮太空。”过了几个小时到达临沂县境时，又写到：“未闻鸡报晓，已是早操声，经寻汤头泉，出浴一身轻。”为了争取时间，他总是不计劳累，日夜兼程。

澄之突出的特点还在于对党忠诚勤恳，对同志宽厚大量平易近人。他的工作范围较广，平素日总有许多事情要做，因此，他很少有时间休息，即便是假期和星期日也是如此。有时，感到过度疲劳时，便说：“我今天下午给自己放个假。”但有人来找他时，他又热情地接待，不厌其烦地谈话，能立即答复和处理的问题决不无故拖延。每逢春节期间，正是慰问部队的时机，他很少在家和我们过个团圆年。记得一九六二年春节，我突然患急病，发高烧，他把我送进医院，便带领慰问团出发了。而女儿偏偏在这时结婚，她偕同爱人从北京到济南看望我们，新婚夫妇到家后，空空不见一人，他们直到假期过完，也未见到父亲。

他心里总是装着人民的利益，当省人委给我们修建住房时，按照施工计划，内部粉刷第一遍用白灰，第二遍用乳胶颜料。刚刷了第一遍，澄之就制止说：“不要刷第二遍了，老百姓的墙不就是这样吗？”后来，我们一直住在这白灰泥墙房子里。

他在统战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各大专院校、医药卫生、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知识分子，都保持经常的接触，和他们交朋友，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鼓励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做好本职工作。对被俘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注重关怀、教育他们。使其接受党的教育，立功赎罪。有一次，当他得知一个高级战俘